



Mary Poppins

玛丽阿姨 的神怪故事

[英] 帕·林·特拉夫斯 / 著
任溶溶 / 译

○ 明天出版社



Mary Poppins



玛丽阿姨 的神怪故事

[英] 帕·林·特拉芙斯 / 著
任溶溶 / 译

明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玛丽阿姨的神怪故事 / [英] 特拉芙斯著; 任溶溶译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12.5
(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·帕·林·特拉芙斯作品)
ISBN 978-7-5332-6804-6

I. ①玛… II. ①特… ②任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49624号

当代外国儿童文学名家 帕·林·特拉芙斯作品

玛丽阿姨的神怪故事

[英] 帕·林·特拉芙斯 / 著

任溶溶 / 译

出版人 胡 鹏

责任编辑 周亭松

美术编辑 武岩群

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

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 250001

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规 格 148×205毫米 32开

印 张 7.5 135千字

I S B N 978-7-5332-6804-6

定 价 16.00元

山东省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5-2011-229 号

Mary Poppins in the Park

Copyright © 1952 by The Trustees of the P L Travers Will Trust

All rights reserved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Trustees of the P L Travers Will

Trust through Goodman Derrick LLP of 90 Fetter Lane, London EC4A 1PT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2 by 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电话: 0531 - 82098710



目 录

作者的话	— 1
第一章 每一只鹅都是天鹅	— 3
第二章 忠实的朋友	— 34
第三章 幸运的星期四	— 71
第四章 故事里的孩子	— 109
第五章 公园里的公园	— 152
第六章 万圣节前夕	— 193



作者的话

这本书里的冒险故事，都发生在玛丽·波平斯阿姨前三次到班克斯家来的期间。这句话是提醒可能以为它们发生在她第四次拜访期间的读者。她不能一直那么来来去去。再说大家要记得，“三”是一个吉利数字。

已经认识玛丽·波平斯阿姨的读者，对在这本书中出现的许多其他人物，应该也是熟悉的。如果你不熟悉，又想了解他们，不妨到前几卷中去找到他们。

帕·林·特拉芙斯





第一章

每一只鹅都是天鹅

夏天的日子又热又静。樱桃树胡同街边的那些樱桃树能感觉到樱桃正在成熟——绿的在慢慢变黄，黄的在逐渐变红……

一座座房子在布满灰尘的花园里打盹，用百叶窗蒙上它们的眼睛。它们似乎在说：“别打扰我们，我们在睡午觉。”

棕鸟躲在烟囱里，把它们脑袋藏在翅膀下面。

公园上空停留着一朵映在阳光中的云，跟糖浆一样稠，一样金黄。没有风吹动沉重的树叶。花儿挺立，一动不动，亮光闪闪，像是金属做的。

湖边长椅上空空的没人坐。常在长椅上坐的人因为太热都回家去了。内莱乌斯的大理石雕像凝视着平静的湖水。没有一条金鱼摆动尾巴，全都躲在百合花叶子底下——把它们当做伞。

草地像块展开的绿色地毯，在阳光下毫无动静。要不是还



有一个有节奏的动作，你就会以为整个公园只是一幅图画了。公园管理员在木兰树旁边把垃圾叉起来，放到一个小废物篓里。

他听到两只狗跑过，于是停下手里的活儿，抬起头来。

他知道它们是从樱桃树胡同跑出来的，因为这时候拉克小姐在百叶窗后面叫了起来。

“安德鲁！威洛比！请你们回来！不要到那肮脏的湖里去游泳！我来给你们做冰茶喝！”

安德鲁和威洛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眨眨眼睛，继续朝前跑。可当它们经过这棵大木兰树的时候，吓了一跳，猛地停住脚步。它们扑通一声趴在草地上，吐出粉红色的舌头，喘着粗气。

原来是玛丽阿姨正从手里织的东西上面看着它们。她穿着蓝色衬衫，戴一顶插着一朵深红色郁金香的新帽子，整洁端庄。她靠着木兰树，挺直腰板，坐在草地上铺着的一条格子地毯上。她的手提包端正地放在身边，鸚鵡头雨伞挂在她头顶上一根开花的树枝上。

玛丽阿姨看看那两条在地上拍响的狗尾巴，轻轻地哼了哼。

“把舌头缩进去，坐好！你们可不是两只狼。”

两只狗马上跳起来坐正。躺在草地上的简看到它们乖乖地把舌头缩到嘴里去了。

“记好了，如果你们去游水，”玛丽阿姨说下去，“上岸的时候要把身上的水甩甩干净。别把水溅到我们身上！”

安德鲁和威洛比看上去好像很不以为然。

“玛丽阿姨，”它们像是说，“好像我们会做出这种事似的！”



“那就好。你们去吧！”

两只狗像射出去的子弹那样飞也似的跑了。

“回来！”拉克小姐着急地大叫。

可是谁也没理她。

“为什么我就不能在这个湖里游泳呢？”迈克尔用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口气说。他正趴在草地上看着一群蚂蚁。

“因为你不是一只狗！”玛丽阿姨提醒他说。

“这我知道，玛丽阿姨。不过我要是……”玛丽阿姨是不是笑咪咪的？迈克尔说不准，因为他的鼻子正顶在泥里。

“那么……你要怎么样？”她哼了哼问道。

迈克尔本想说他要是一只狗，他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——或者游泳，或者不游泳，跟着兴致走，不用求得什么人同意。可玛丽阿姨那张脸要是凶巴巴的呢？还是不说最好，他决定了。

“没什么！”他用胆小的口气说，“这种天气，再吵吵嚷嚷就太热了，玛丽阿姨。”

“没什么就不会有什么！”她抬起头，“我不是在吵吵嚷嚷，我是在说话！”像往常那样，最后一句话由她说。

阳光透过木兰树的宽大叶子照到树下面这几个人，也照亮了玛丽阿姨的织针。约翰和巴巴拉把各自的小脑袋靠在对方的肩膀上，睡睡醒醒，醒醒又睡睡。安娜贝儿在玛丽阿姨的影子里睡着了。光和影让大家看上去斑斑驳驳的，当公园管理员过来捡一张报纸的时候，也把他那张脸弄上了斑点。

“所有的废物都要扔到废物篓里去！得遵守规则！”他狠狠



地说。

玛丽阿姨把他从上看到下。她的眼光会让一棵橡树吓得枯萎。

“那不是我扔的。”她顶撞他说。

“哦？”他不相信地说。

“不是的！”她说，同时正气凛然地哼了一声。

“那么一定是什么人扔在那儿的。它不会自己长出来——像玫瑰花那样！”

公园管理员把帽子推到脑后，擦他耳朵后的汗水。又热，又意识到玛丽阿姨的语气，他觉得真是丧气极了。

“真热！”他紧张地看着她说，那副样子像一只发急的孤独的狗。

“在仲夏时节，这样热是可以理解的！”她的织针咯吱咯吱地响。

公园管理员叹了口气，又说下去。

“我看到你把你的鹦鹉带来了！”他抬头看看挂在树叶之间的那黑色绸布东西。

“你是说我那把鹦鹉头雨伞。”她威严地纠正他的话。

他不安地轻轻笑了一声：“你不会认为要下雨吧，对吗？太阳那么大！”

“我不认为要下雨，这我知道。”玛丽阿姨平静地回答他，“如果我是一个公园管理员，”她说下去，“我不会像我可以指出的什么人那样浪费大半天时间！那边有一块橘子皮，为什



玛丽阿姨的

神怪故事

Mary Poppins in the Park

么你不去把它捡起来呢？”

玛丽阿姨用她的织针指着，就那么用责备的态度直指到他把那讨厌的果皮叉起来，抛到一个废物篓里去。

“如果她是我，”公园管理员心里说，“那就连整个公园也没有了，只有一片干干净净的沙漠！”他用帽子扇风。

“反正，”他说出声来，“我当上公园管理员不是我的错。我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探险家，正在外国探险。如果能照我的意思，我就不在这里了，我会和一头北极熊坐在一块冰上！”

他叹了口气，拄着他那根尖棍子，做起了白日梦。

“哼！”玛丽阿姨大声说。她头顶树上的一只鸽子吓了一跳，吃惊地竖起翅膀上的羽毛。

一根羽毛慢慢地飘下来，简伸出手抓住它。

“用它搔搔痒痒多么舒服啊！”她用羽毛搔着自己的鼻子说。接着她把这根羽毛按在眉毛上面，用她的缎带扎住它。

“我是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女儿，敏内哈哈，就是‘哈哈笑的水’，正在随河而去。”

“噢，不，你不是。”迈克尔反对，“你是简·卡罗琳·班克斯。”

“这只是我的外表。”她坚持说，“内心里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这是一种非常滑稽的感觉。”

“你应该吃上一顿丰盛的午餐，那么你就不会有滑稽的感觉了。爸爸不是一个印第安人酋长，因此你不可能是敏内哈哈！”

他说话的时候猛地一惊，更专注地往青草里看。



“它到那儿去了！”迈克尔狂叫一声，肚子贴地，用脚趾蹬着地面，扭动着身子前进。

“你别踢我的小腿我就谢谢你了，迈克尔。”玛丽阿姨说，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一匹演马戏的马吗？”

“不是马，是猎人，玛丽阿姨！我在森林里追赶野兽呢！”

“森林！”公园管理员讥笑地说，“我要去的是冰雪荒原！”

“如果你不小心，迈克尔·班克斯，你就要被赶回家到床上去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蠢的一对。你是第三个。”玛丽阿



姨看着公园管理员厉声说了一句，“老是要成为自己以外的什么东西。不是敏内什么小姐就是这个那个，你们和放鹅姑娘、猪倌一样糟糕！”

“可我追的不是鹅或者猪，我追的是狮子，玛丽阿姨。它外表可能只是只蚂蚁，可内心里……啊，我终于捉到它了！内心里它是一只吃人的野兽！”

迈克尔翻了个身，满脸通红，用手指夹住一只黑色小东西。

“简！”他开始用起劲的口气说。可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，因为简向他做了个手势，他朝玛丽阿姨转过脸去，马上明白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。

织的东西已经落到地毯上，她双手叠放在膝盖上面，在看着远处的什么东西，视线越过胡同，越过公园，也许越过了地平线……

为了不惊动她，孩子们小心翼翼地爬到她身边。公园管理员扑通一声倒在地毯上，瞪圆了眼睛看着她。

“怎么样，玛丽阿姨，”简试探着说，“给我们讲讲放鹅姑娘吧！”

迈克尔靠在她的裙子旁边，充满希望地等着。透过阴凉的蓝布，他感到她的腿很瘦但很健壮。

玛丽阿姨从她帽子的阴影下看了他们一会儿，然后重新看别处。

“好吧，她坐在那里……”玛丽阿姨开始讲起来。她讲得那么轻柔，完全不像平时的语气。



“她坐在那里，一天又一天地坐在她那群鹅当中，把头发编了又拆散，因为她实在没有事做。有时候她摘下一片蕨草，在面前像扇子那么扇。大臣夫人大概是这样做的，说不定女王也这样做。”

“要不然她就用花编一条项圈，然后到小溪旁边去欣赏自己戴着它的样子。每次这样做，她都注意到她的眼睛是蓝色的，比长春花都蓝，她的脸蛋像旅鸫的胸部。至于她的嘴，她的鼻子，她给予它们那么高的评价，简直无法形容它们。”

“听起来她就像你，玛丽阿姨，”迈克尔说，“对自己喜欢得不得了！”

玛丽阿姨的目光从地平线那儿一下子收回来，狠狠地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是说，玛丽阿姨……”他开始结结巴巴，担心自己把故事的线索打断了。

“我是说，”迈克尔讨好地说下去，“你也有粉红色的脸蛋和蓝色的眼睛，就像棒棒糖和蓝绵枣儿。”

满意的微笑慢慢地融化了她的怒气。当玛丽阿姨重新把故事讲下去的时候，迈克尔松了口气，叹息了一声。

好，玛丽阿姨继续说下去。

有一条小溪，溪水上有那放鹅姑娘的倒影。每次她看到这影子，总感到太可惜了，世界上的人都看不到这样的美貌。她特别为那英俊的猪倌感到可惜，他就在河对岸放他那群猪呢。

“如果我不是我现在这样就好了！”她悲伤地想，“如果我

是我想要的人，就可以邀请他过来。可我只是一个放鹅姑娘，这样做就不对，或者不合适。”

她犹豫地转身朝河的另一边看去。

如果她知道猪倌在想什么，也许会吃惊的。



他也是因为没有镜子，只好在那条小溪上照。当溪水映出他黑色的鬃发、弯弯的下巴、好看的耳朵时，想到没有人看到这些，他为全人类感到惋惜。他特别为那个放鹅姑娘感到惋惜。

“毫无疑问，”他心里说，“她一定孤独死了——穿着她



那身破旧衣服，坐在那里编她那头金发。这头发太好看了，要不是我只是我现在这样，我真想这就对她讲句话。”

他犹豫地转身去看河的另一边。

你们会说，这太巧了！可故事里还有比这更巧的。不但放鹅姑娘和猪倌这样想，那里每一样动物都在想同样的事。

当那些鹅啃着青草，最终把草压成星状的时候，它们认定——它们也不讳言——它们是比较了不起的动物。

碰到任何人说猪不过是猪，猪听了都要笑。

把猪倌的大车拉到市场上去的灰驴也是如此，住在小溪旁边踏脚石底下的蛤蟆也是如此，每天拿着玩具猴子在桥上玩的那个光脚男孩也是如此……

每一个人、每一种动物都相信他（它）的真正自我比别人肉眼看到的他（它）要无比伟大和尊贵。

驴子深信，在皱菊间踢着蹄子的不是它这寒碜的小身体，而是一种更气派、更漂亮、更光鲜的动物。

对蛤蟆来说，它的真正自我比它的外形小，非常好看非常绿。蛤蟆会几个小时看着自己的影子，这影子实在太难看了，但这从来不让它感到泄气。

“那只是我的外形。”蛤蟆会对它皱起来的皮和鼓出来的黄眼睛点着头说。不过当那男孩在桥上的时候，它还是不让他看见自己的外形，因为它怕就算露出一个脚趾也会遭到他的咒骂。

“停下！”那凶猛的声音会响起来。“右舷出现敌人！谁剥



了他的皮，赏他一瓶朗姆酒和一把新匕首！”

因为这个男孩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孩——你们可能已经猜出来了——在他内心里，他对麦哲伦海峡就像你们对自己的鼻子那样熟悉。听到他的大名，老实的海员脸色会发青，因为他的事迹在世界七大洋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。他能在一个早晨洗劫一打船员，把财宝埋藏得那么巧妙，连他自己也找不到。

对于过路人，这男孩看上去两只眼睛好好的，可在他的个人想法中，他只有一只眼睛。在直布罗陀什么地方一场肉搏战中，他失去了另一只眼睛。当人们用他日常的名字称呼他时，这个名字总会让他笑起来。“如果他们知道我真正是谁，”他会想，“他们就不会那么高兴了。”

至于猴子，它相信自己根本不是一只猴子。

“这身毛皮，”它对自己保证说，“只是让我保暖。我把我的尾巴荡来荡去只是为了好玩，并不是因为我非荡来荡去不可。”

整整一个下午，他们内心里全都充满美美的想法。阳光照耀着他们，又暖和又舒服。草原上的花儿挂在花梗上，光亮得像刚洗过的瓷器。云雀在上空歌唱——唱啊唱啊，没有个完，好像它们全上了发条。

放鹅姑娘坐在她那些鹅当中，猪倌和他那些猪在一起。驴子在它的田野上，蛤蟆在它的洞里，都在睡意蒙眬地点着头。那男孩和他的猴子在桥上讨论着他们以后的流血计划。

驴子忽然喷了个响鼻，耳朵抖了一下发出疑问。云雀在上，